

集部

儼山續集卷八

明 陸深 撰

序八首

贈楊司封仲玉序

我朝兩都並建士大夫官歷同謂之天子禁近之臣自北乞南者著例輙聽其去非獨以便臣下之情亦以養廉靜之操也自南入北者必以薦拔遷擢論不得自乞

其法意微矣楊先生仲玉以桐鄉令五月調開化三年政成入為刑部主事閲三月以養母便乞南改吏部主事去予方卧疾于家聞而慕之及起告來先生之子兵科給事中士宜以行卷請敘先生之行也予不及送顧有言焉及讀少宗伯東江顧先生所贈序稱楊氏之先世積善于已獲報于天故先生兄弟父子之間科第人物聯美並秀為一時郡邑冠昭乎天人之際可以勸矣予何加焉惟昔往歲以使事過三衢方是時先生令開

化適羣盜發饒信間而開化當盜衝先生亟請城焉既得命親閱版築屹然保障而開化可守矣嚴村者開化之間道也先生𥄫其地曰僻而捷請守焉上官不以為然賊竟由嚴村口入賊既入開化間先生據城不暇寢食者凡六旬獨以恩信招集勇敢殺賊甚衆及上首級歎曰殺人以成功名吾不忍也卒為有力者冒去以得賞賊既退殺掠慘酷居民凋耗上官欲按舊籍定賦先生曰亡者民也存者籍也亡者實存者虛以虛存徵實

役其何以堪吾不忍為之遂躬歴鄉鄙閲實口數以新籍從事余採諸道路之言如此復訪諸士大夫皆然予竊識之今得韋聯書諸簡末使後有考焉先生蓋勇於為善而獨廉静於進取者耶楊氏之獲於天者宜益厚矣則是行也果不足以盡先生而足以為先生賀先生之兄伯玉憲副與予為忘年交憲副公直諫不喜人諛佊年未及而身先退廉静之操尤為卓立夫屈伸進退之間君子所以與道消息者也余無似不足以與於此

士宜幸有以質之

縣侯張八峯考滿序

嘉靖癸卯八峯先生令上海之三年今上皇帝中興之二十有二年也仰惟皇上深仁厚澤浸漬海隅而綜核之法精我侯以宏材碩學輔理赤縣而循良之政舉蓋千載一時也侯舉戊戌進士有聲當道者器之試令於海海東南壯縣素號難治侯之令海也先德敎而後政刑敦本實而汰浮冗嘗有言曰使吾有赫赫之名吾寧

徐徐之為愈也使吾為快心之舉吾寧遜志之為務也是故一年而道行二年而信孚三年而化成海之為海亦既改觀矣今獻績于朝當為治平第一侯自此升矣夫君子學成而仕患無其時時矣患無其遇遇矣患為他奪而業之不能竟也我侯身際聖明道合當軸而又賓以三年之俸歷志遂而業成上獲而下得可不謂千載一時也哉卜日戒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江上有為達才之論者曰侯豈百里所能淹哉司封駁持諫諍

以左右天子發舒輔相之業吾海上固桐鄉也有為留行之計者曰天下一縣之積也使侯之道行必有轉移感應之機風動阿衡猶運掌也兩者不能決以諗于深深曰皆是也凡人之情有愛之者則不忍其去有望之者則不顧其留雖然大小則有間矣與其私於一方孰若公於天下八峯其行哉昔王文正公子明宋之賢相其送薛簡肅之為轉運也曰東南民力竭矣薛公一奉其言為世名臣竊意當時文正深居廟堂之中未必親

覽東南之實且真仁之朝宋事將非矣顧宰相一言雖百世猶頌之惟我聖祖肇基淮甸皇上龍飛江漢東南氣勢豈前代所敢望哉况今天下一統幅員萬里又無燕雲興靈之役中外臣工注意根本之地者謨謀迭出海實東南之一邑固在袵席之上矣但令日之事則我侯之所身親目擊者也侯亦有意於文正之言否耶令制凡考滿自外入者先上其事於考功考功殿最之乃上其事於朝天子親殿最之其高等則有錫宴賜勑之

典或有面對輪台之舉侯時在列倘以東南民力聞於
上事有所濟則回天沃日之功又當出王文正之右矣
是誠千載一時也侯唯唯相與載拜而别御醫顧君定
芳輩前趨以告諸士大夫曰古者行必有贈禮也斯可
以爲八峯贈矣請書于簡

鯉庭雙壽序

嘉靖甲申歲秋九月未盡一日董徵君三岡翁初度辰
也實開六袠配孺人氏宋同焉翁孺人有德德翁與孺

人者咸以雙壽壽翁初翁屢舉子輒不育昨歲始得男
男甚偉長必後董人尤以為仁者之報進士董君羽用
既祝焉曰是宜稱鯉庭雙壽庶以彰天之報仁人乃手
書翁之懿行足以祈天永命者百十以告于儼山人陸
深曰翁子儀之伯父也子儀猶之子也知子儀者伯父
深矣伯父母之壽故子儀之慶尤深焉夫可慶者壽可
傳者文可文者情文以彰壽壽以徵德德以永世於有
道者望也此子儀之情也敢請予發書不敢當者久之

子儀之請至再而益勤因念今世號稱巨族世家者爲不少矣而詩禮甲科之盛則吾郡閩焉吾郡詩禮甲科之家爲不少矣而父子兄弟之盛則董氏擅焉乃若出處之皆賢繼承之不替則尤盛於董氏予初登朝從廷尉中岡公郡伯宜菴公之後而太守守菴公實有京闈同年之好已復連姻曩歲拜太夫人於里第時與三岡翁游處信宿醇然君子儒也方時年甚强氣甚壯偉貌而玉晳真貴介公子也退乎其容縟乎其禮度謙謙乎

不示人以城府則名門之令器也聽其議論辯而理考其踐履密而誠觀其運用出而不窮蓋練達經綸才也游心物外不以世慮紛擾茂林修竹之間杖屨往來却而望之又神仙流也予敬且慕焉頻年以來德義益聞惠澤益廣充養益邃而春秋益以高矣承事諸凡間謁然孝友之光為世矜式天眷明德俾有賢嗣翁殆今之仁人耶傳曰仁者壽夫仁道之難也久矣千載一人若猶接踵況於並世而雙一家所萃饗偕老之福如翁如

孺人者是又國家禎瑞之符而非董氏一門之慶雖羽用愛深情至恐亦未得專而慶之也自是而壽愈升則慶愈大慶愈大則傳愈永傳愈永則德愈深而風愈遠古人所謂不朽者蓋若是深知翁故史官也庸書以俟并以復羽用云翁名懷字世德御史介軒公之季子別號三岡人稱之曰三岡翁亦壽也

壽沈西津方伯六十序

大方伯西津先生沈公既致蜀政歸歸數年年始登六

十令嘉靖辛卯六月九日實惟初度之辰僉謂公官至
二品矣用之尚未盡其才或者天將益之以筭乎深曰
何但已也聖明圖治惟才是求惟求老成是事天子且
用公於六十外益之以筭者庸知非所以盡其才乎僉
又曰然是宜賀且祝也相率先期登堂舉禮請詞為侑
沈氏之良有雲谿先生者明於大道善為盈虛之詞曰
榮名外也神明内也外益形内益生外厚矣而生無益
者有之未有趨於外而中之有也其惟核之存乎其惟

兊之塞乎惟聰之黜而明且闇乎以無為為為乎吾家
弟之所知也是故杭志物表獨超大原雖涉世多虞而
險夷欣戚之境藐焉不一槩於中是壽徵也有百户侯
昌甫者志於大業善為康濟之詞曰文經武底治之道
也禮禁法防理之制也故變化消息與天地俱大人思
以一身易天下故曰安我所以亨天下也存我所以厚
蒼生也仁壽之効成而吾且與共其不朽吾家兄之所
辦也是故敭歷中外阜有政績居常未忍忘世於凡國

家理亂之原聞焉必議議焉必詳精神意氣之駿發日盛而月新是壽徵也於是進士存肅捧觴趨而前曰二父之言良是夫修身以至於永命為邦而迄於治安此豈常人所能哉吾叔父實兼有焉雖然古君子之道放之則運六合而有餘斂之則藏一身於無迹此豈有二致哉吾叔父豈有聞焉顧吾叔父廉直自信動與時忤耳順云及冢嶔尤虛天道於仁人何如也方今天子神聖斷然為威福之主清問明揚使是非忠佞大白於天

下以究中和位育之化吾叔父葆真延祥誕毓多男以衍螽斯瓜瓞之風存肅忝以詩書承公後歲歲當率宗人如此一觴此存肅之志亦存肅之所為祝也先生以為何如深聞之曰懿哉雲谿之言淵乎有兄道焉户侯之言秩乎有弟道焉進士之言藹乎有子道焉是可以訓矣深少而鄙公有五年之長竊幸同朝猶兄弟也膏馥所溉亦既多矣使公之道行與公之身壽方且恃以為重寧非慰且願哉自惟沈陸世居海上百年以來迭

相婚姻先世長老皆淳樸和厚故多壽考至於今未衰也又幸從公以科第起其家益有榮光焉一脉之承傳又寧無望於公哉公將邁期耋閲歲寒巋然松栢之韻使宗黨姻戚永有矜式庶幾人以道尊年以人壽此又深之祝也是故特書為序以張之鄉邦且使兩家子弟共聞焉世敦之抑世守之固有出於言語文辭之外者不知公以為何如也

海國留春卷後序

右海國留春之詩凡若干首弁以海國留春之序一首

此鄭侯啓範自上海令赴召起而上海士大夫所為作也蓋以留侯侯不可留遂以思侯云侯莆田名家弱冠舉進士負奇傑之才博學而明於理令上海滿三年矣惠政焯焯以百十計最其大者右文興學稽古卹民有丕變焉海環地六百里蕃聚而易爭故好訟海地之所產利薄而費穰故吝財訟之至也至於忘曲直而擾公私吝之至也至於逋賦貢而喜怨誹二者海之難理也

甚矣自侯之來百事改觀固未嘗遣一介行境內又未嘗輕取一介於人人故海之民甚安之其去也海之民甚思之夫海之民能思之未必能言之海士大夫能言之未必能傳之故彙而帙之并以贈侯將使天下後世知侯者衆也衆謂深宜序其後深辱侯知且舊顧不文未必能傳侯乃為之序曰環數百里而為縣壯縣也以進士令壯縣擇而使之也進士令壯縣舉矣才也舉壯縣滿三年得名才之著也名去且將為給事中為侍御

史當其才也夫縣令給事御史極內外之選也雖然縣令給事御史品皆在第七自進士為之皆初階也自此以往陟臺省與國政充其才也雖然其事則皆縣令之事也縣令之事吏户禮兵刑工古之六官也故縣令才也然後為才給事才御史故初之難者縣令也上海視他壯縣尤稱繁鉅侯舉之已無難矣而況于其他乎自此而陟臺省聞國政特出其餘耳深病且老矣願拭目以觀侯之進且以永海國之思也若侯之留於海者衆

矣故序

鄉同年會序

弘治辛酉南畿錄士凡百三十有五人正德丁丑之春三月二十有四日會于京師與者凡二十六人越七日再會前此甲戌之春嘗會矣凡四十九人至是則會愈數人愈寡而情愈親嗟乎士方年壯志鋭輒欲盡攬天下之材傑而交之然嘗患乎不專及夫歷閱久而事變更升沉散聚槩於中然常患乎不樂暢湮鬱之情以聯

渙散之勢是則茲會之意也朋友之道其來久矣惟近世同年之交同升而臣有兄弟之義同師而出有几席之親是故疏而容遠而近間有不識面目一問姓名而情好已敦雖其子子孫孫猶將世世講之矣況於地鄰人接生長千里之内為鄉同年者哉是則茲會之不容以已也雖然情必附義私不勝公此古之道也諸君子知所以會者乎以同年之好也亦知所以為同年者乎國家設科以待天下之士固將以同文求之夫文同則

道同求同則進同然而出處顯晦中外遠近大小蚤暮勢有不能盡同而同力同心以報國致志無乎不同者是則兹會之光也深不敏敢以為諸同年告與會之士某授某官行也因以為贈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沙邑陳公詩一編也公在英宗之朝仕為河南布政都事公既歸老之言也其後人錄之以昭公之志公卒之餘三十年其孫璵始由閩省檄貢在今天子

之庭既留南雍又二年始歌鹿鳴於應天又二年始出錄俾同年友陸深咏歌之既又屬以序頌甞奉君語間及先公甞婉辭以避或中語則輟察其意蓋悼公之不得志又重慮聞者之未悉也乃盡扣之曰先公士乎曰士也治經讀史負不羣之志操筆摛文時輩退服曰先公仕乎曰仕也廉明有識長於治治但以氣岸自高不知為小官也以是為當道者弗容然窘孽百至竟亦莫能加民譽日增焉曰先公歸乎曰歸也有田數畝以給

食課童婢以足衣讀書賦詩以終日英氣壯志常發於酒酣耳熱之後深之得於公孫者如此及讀公是詩果樸素英發古之風節人也徐考所至皆不稱公公有經史胡為八舉皆北公有才政胡為官不再遷是豈皆遇也乎由今觀之則天之報公也不必於其身將隆其後斬於一時者流於百世高階通顯有與公同時者今其鄉鄰子弟有不能舉其名尋其門户亦就凋廢公雖一命之士去於世也遠矣天下之士識與不識咸樂繹公

之美讀是録也皆知於今有公也進而與公之孫交也皆知公之有後也於公孰賢哉公諱某忠肅公之後璵字良玉積學富文將盡發公之藏者是為序

壽唐母張孺人六十序

唐母張孺人以辛丑生今歳再行辛丑花甲重周而始開七袠古稱中壽是已十月十有二日為初度之辰兩族子姪曁郡邑姻婭相率登堂為壽而以侑觴之辭屬予惟吾郡士族多舊家而張唐尤顯城東三節之門尚

書南山公擅焉孺人其女孫也唐氏居金匯者世世以積善稱郎中西園公復以甲科起其家孺人其冢婦也予陸氏亦望松郡忝列朝紳適從尚書郎中公後且敬且慕辱兩家皆不予鄙乎楫遂娶孺人之季女有嫺好焉故知孺人為詳復念竹溪君游締之雅故敬孺人為最蓋有年矣予適蒙恩歸休楫時以廕卒業太學侍予南還數請於予曰唐自西園公違世家遂中落賴我竹溪公以詩禮纘家聲以勤儉保家業彬彬然日益昌大

孺人內贊之力居多兒將以此為祝予曰是婦道之常爾未足為孺人壽也楫曰再自竹溪公違世家日益凋頼我孺人周旋百蠱訓迪嗣子以有聲太學唐祚之行未艾兒將以此為祝予曰是母道之常爾未足為孺人壽也惟孺人之大節在造唐其足以格天也必矣玆當食報之秋吾知天之所以壽孺人也必矣孺人惟一子自治方其早失怙也孺人憂其無以立夙夜訓誨身兼師保今自治之學有成矣氣體充裕矣當俾西園公為

有孫竹溪君爲有子而自治將多男則含飴錫類其所造唐者比於安國運豈出忠臣良將之下哉今茲稱壽正祝頌之始耳兒輩觴酒豆肉足為賢母榮哉於是楫跽而前曰是兒之所欲言而未能者也請書為賀遂書

儼山續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續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允銜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李喦

儼山續集卷九

明　陸深　撰

序　九首

送臨江俞節推之任序

天下之事必有始故善作者不廢善成者不遺斯古今之通義也雖然道化與時隆污殆未可執一而論其始卒未嘗不在豪傑之士必先識之得之以為理相時而

動罔不吉其至也率於化會於道而天下之理成矣今天下之理曷為乎始孔子之言曰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夫飲食者嗜慾之道也生人所不可一日無者也有嗜欲而後有爭訟有爭訟而後有師又天地之大義也故自乾自坤自屯自蒙自需而訟而師雖聖人之序易也亦不得而與焉訟者小刑也師者大刑也今之世即使刑措焉而六官之職弗理者未之有也國家百有餘年涵煦而生息之至矣閭

閭之下以聚以嬉日用飲食詐偽日滋漸張勢也故所在相告訐深文巧詆鞭笞不得停囹圄不得隙在上之人有以齊之而以理理之法固當爾雖使聖賢復生理今之世純用禮樂焉而於刑罰不究其有能致理也乎竊嘗研推三代之治與今日之宜斷然以刑為之始而不能不厚望於司刑之官也惟我皇朝於刑是審是慎內而兩畿則以臺憲重臣董之外而諸藩則屬之按察使若府則特設推官一人焉是蓋配六官以為理矣歲

時復出大司寇屬巡行天下加詳允焉至今刑未甚措而禮樂未甚興將予之所謂始者非耶抑司刑者未得其理而理之耶皆未可知也今天子踐阼百度更始首降德音拳拳於欽恤之道士也秉大運膺官守攄夙學庸非一時耶吾郡俞君世美以成化癸卯鄉進士屢上春官富文史識道理今年夏謁選天官天官卿才之俾節推臨江府事臨江大郡也民庶而訟繁僉謂非君莫宜將之任謁余言為行李叙君固豪傑之士其於天下

始固識之得之乎哉今出佐大郡爲詳刑官將舉而措之不難矣雖然計君之職亦難矣夫環一郡之刑獄皆於君焉平反焉然非能自致於理也必且合乎上之意以得乎下之情夫上得以勢位臨之下得以利害動之惟上之狥則廢職惟下之狥則廢法二者不可均也一視之於理禍福利鈍不遑計焉雖然處下易處上難夫下之人動以利害世固有不畏利害者矣而下之利害且有時而不行也惟上之人不但臨之以勢位又能以

名動之世鮮有不好名者矣徒取敏捷辦事之名以爲榮焉而下之情多失其實雖知而不問問而甘心焉何取於理哉君且安焉食其禄居其位可乎不可也深不佞敢以告君并以風當世之詳刑者

通判原公利民偉績序代作

地勢入於東南吳故澤國也松為吳甲郡地分東西鄉東瀕於海乃髙阜西薄諸湖則洿下焉時或霪雨兼旬則西為巨壑或彌月不雨則東或龜坼民於是乎艱粒

矣夫一郡也而利害逈異旱潦在天者不可必有相之道則存乎人焉故古之言治水者二濬與防而已今天子向意東南軫念及此蓋自府僚縣佐而下凡職是者皆慎其選匪賢且才弗得任視他特加重焉先是水利掌於浙臬慮其事兼而任分也故特出部署一人以代之又慮其官暫而權輕也故特命今郎中傅公某專掌之而吾侯以倜儻卓犖之才服是命而期至上下得人一時胥慶焉粤惟東南之地既非西北諸方比沃壤宜

稻粱故莫利於水一失其平轉利為害猶反覆手也而吾侯心切民隱慮關國家廣詢博訪諏厥便以為利民計相時之宜度地之利高者濬之以疏其壅淤漲塞之妨下者堤之以殺其奔騰澎湃之勢蒼農老耕皆安所業焉某也試以目擊一二言之槩可類推矣肇家濵密迺縣治自邑以西阡陌皆取給焉故嘗壅淤民恒苦之侯至自松覽厥地以為是當疏者乃檄諸縣鳩工集財夫丁凡若干人皆即日從事侯又親臨以程之畚鍤之

聲相聞於道未及浹旬而向之堙淤者類皆通焉是河迹學宮之南迤邐而西蓋當一邑文明之地源脉久蕪不獨田夫有旱暵之憂雖登臨弔古者平沙淺草凄凉溢目蓋有感歎而興怨者矣今既得俾以通豈復有昔日之遺恨乎故嘗循河而舟焉則啓土成畦縈縈然若山之障乎兩旁也又嘗登高而陸行焉則碧澌縈匯宛然乎一邑之襟帶也鷗鳥浮沉帆楫上下遂為一方之勝槩焉嗟乎是豈直為文觀哉居民授田其旁者負耒

耜而欣欣伊誰之賜歟夫春秋之法凡勤恤民隱者皆在所當書以侯之績之偉如是固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後已也顧非其人歟侯姓原氏某處人官今松江府倅云

賀大理丞李仲陽序

今上將用一人丞大理下公卿議議以監察御史李先生仲陽名上報可而先生遂進為天子輔弼之臣矣監察御史林君孚可合同官者而問賀於深深應之曰先

生所謂當世之才而名位則未極者也昔先生從先封君遊嘉定矣深少而聞之知讀其文矣贍以博長而登朝先生賜之交獲識其人矣粹以雅旣乃南廵得被其政矣正而理曩過桐鄉考於其治矣豈弟而民思之也若是者深竊以為用先生之未及盡而丞大理亦常資也於先生何賀焉乎可諸君子各以意對曰天子懸位以待天下之賢者賢者必得然親疎之慼異固人情也仲陽吾之所知者而吾獨得無情乎吾是以賀曰此朋

友之義也可謂進而不忘者矣曰天下之要以天下之賢者處之不賢而處天下之要吾等與有責焉仲陽所處吾可以慰矣吾是以賀曰此秉彛之心可謂公而有體者矣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學也非榮其位也而位弗相值則有枉其學者矣仲陽值其位而大可見之行也吾是以賀曰此公善之心也可謂仁而同物者矣曰天子為官而擇人人得而官理大理者古廷尉之官所謂天下平也平而天下之理可幾矣吾是以賀曰此社稷

之志也可謂忠而及遠者矣夫進而不忌則有功公而有體則有勸仁而同物則有容忠而及遠則有章有功可以大也有勸可以化也有容可以受也有章可以久也大而能化受而能久請以是為先生賀可也遂書為序

送黎侍御廵按南都序

議者皆曰今之御史美官也御史而廵按又美也按而得善地又美也其不以士之學而仕仕而行仕有不得

盡其學而行有難於仕者而御史者行之易也御史而廵按行之遂也按而得善地行之而速其效也是其所以為美也雖然以僕論之殆所以為難也御史以言為職天下事御史皆得言之言之而善其後夷考其人如其言不已難乎其出而廵按則尤難焉者夫獻其言盡其議其成與否顧緩與速我猶不得獨任其責也一旦奉天子明命轄數百里之地數百里之地左仰而右望一人是賴固非曩之徒言可槩又況浹歲責其成者哉

維僻遠之地為易稱耳蓋事簡俗變簡則有餘變則有功故也非若通都大國百廢具舉刻期而集心傺手彙有日不暇給者矣而縉紳大夫又瞠乎其後也議其得失如較白黑毀譽之來固朝行部而夕廊廟若此者皆傑之所以難也由其難以成其美豈非存乎其人哉新喻黎君乾兆官至御史御史而巡按按而得南都南都固善地也今之所美備之矣然度君果舉是也乎傑知黎君者也真其人哉夫士必有學而後行之大必有氣

節而後行之沛然君聚書充棟暇則較閱若經生然間嘗奉緒論叩其所得深矣其立朝屢抗大議蹇蹇諤諤不少徇俗挾其所有如是乎可量也然則今日為御史御史而廵按按而得善地有不舉舉而不難未之有也於是嚴吉士惟中乾兆之𡺨家也喜是行必成其美率我同館之士凡三十輩賦詩餞之既成而屬序於傑維昔崧髙烝民此同朝餞送之始也然成於一人止於一篇未有若今日之盛也而二詩者於山甫申伯之德業

極其鋪陳若不容口至於今讀之人不以吉甫為佞故

僕於序是詩也舉其美列其難易而并著黎君之大者

將以諗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之人讀是詩也亦不以

僕為佞固顧且幸也時黎君之母太孺人適登八十乾

兆素謀歸壽壽今便甚將遡江而上率其族人子姓共

拜於堂下然後循江而下以視事焉共其公以慰其私

此皇華四牡之所無者是又一美也故序

賀君内子輓詩序

婦人之德無故無稱凡稱必故也婦人之職不越閨門其稱賢婦繫其夫其稱賢母繫其子匪專辭也專辭則故故者婦人之厲也相夫子以正終無得而稱焉斯夫人之道也武昌賀君天爵之内子某氏婦人之賢也不幸蚤死其賢愈顯余來南雍辱交於賀君既久竊歎其賢於人也有三讀書綴文既工既勤氣銳志專無少外奪其敏而學一也賓至則絜觴豐豆有飶有芬酒醴以時殽核惟旅其恭而禮二也衣皆麻枲不御繒帛雖質而

整望之有章其儉而衷三也及是内子之卒予然後知君之賢與有助焉卒之日在南雍之寓殯殮既具天爵嗚嗚哭不休曰天乎奪吾良仇家蠱鼎心矣吾曷以究吾學中饋無所託矣吾曷以飲食吾友衣裳顛倒矣吾曷以取吾衷衆聞而悲之乃訪古蒿里薤露爲詩若歌以悼其厲以賢其賢以吊賀君之不幸君重惟内子客死且無嗣恐遂湮其賢也乃彙次成帙屬予序而傳之予謂君之内子厲莫大焉享年不得望三十相其夫不

及食其報客死之日無三尺之孤此豈惟賀君之所痛天下之所共悲哉將死者有知未遽逝也雖然氣之聚而生其散而死方其聚也不能不散脩短數也惟有賢傳則不汚汚厲而以賢其與不厲而不賢又果孰為脩短哉於是乎生者死者宜皆無憾也夫詩總若干條於於左方覽者當各得其指焉故序

張母翁孺人八十壽序

孺人氏翁翁莆大族也入我朝有謚襄敏者官至戸部

尚書爲時名臣孺人之祖也孺人幼有淑質以女德聞一鄉擇歸東崖府君遂相府君以文學起仕至龍門令以婦道聞一郡東崖府君吾上海令張侯國鎮之父也國鎮以名進士令海有美政豈弟慈祥人父母之士大夫望侯容色如楩楠杞梓鬱茂參天又如明珠玉樹光彩照世退而私相語曰侯固學成意必有本將山川之間氣耶亦父母之訓成也何淵源逈異若此侯嘗貽書吾兒楫曰秉壷有母行年八十養在里地瞻雲千里靡

日不思母每作手教至必曰汝父所蓄出馬尚餘汝之上海猶龍門也其一心為國以報天子又曰循良之政古人所賢汝之上海乃製錦也其加意民瘼以無負所學又曰功名之際官有三事先襄敏公之望與東崖公之名舉目在前汝之上海固發軔也其懋思先德以振家聲予老且康無予思也隶壼每得書必焚香百拜奉之惟謹故海政麤治惟尊翁儼山知之不識果能慰吾母否也今歲辛丑十一月廿又五日實惟初度之辰

將致一觴為壽惟儼山一言侑之予聞之歎曰此一世之賢母也吾邑六百里孺人之膏潤及焉予何敢愛乃作而言之世稱八母惟嫡尊且貴焉而壽世之所難也壽登耋耄尤難也壽矣而賢又難也賢矣多男有如國鎮後之者則又難也制進士有録録世系也録必先嫡至貽封亦必先之孺人播畚斯椽木之風以大張氏之後東崖公三子孺人衽保過於本生國鎮為季已先録之方將入為臺諫馴至卿輔孺人當踰百齡鸞封鳳誥

一品之貴又將先及此則古今之所難而亦古今之所敬且愛也敬愛所萃歌頌興焉是關雎麟趾之義也莆陽文獻當有鉅作揚之顧予不類為歎聖天子將采詩陳風孺人之懿又當先及孺人於是可慰而國鎮之為養大矣乃製為三祝之詞授侯寓歸俾歌之以侑觴其初曰瞻彼蓬壺峻極於天時出雲雨覆露八埏壽筵啟兮當筵前太夫人中坐兮擁列仙其次曰東望瀛海中有三山六鰲引首蟠木為關流霞再進兮同潺湲筵歌

沸兮舞爛斑其三曰二儀交會六合同春邑有賢令家有慈親對南山兮綺席宏陳回古風兮令孺人

新江十詠詩序

君子去其鄉則思何思欲見之也欲見之者何厚之道也何為欲見之厚也重本也凡事必有本水有本源木有本根作室者有基本而况於人乎人之生於是鄉也山嶽儲精水土孕靈父兄宗族之攸萃一旦去之曷為而能已於思乎既思之遂去之者何古者男子始生則

懸桑弧蓬矢志四方也將行道於四方也夫以孔孟之聖賢轍迹幾遍天下而獨於齊魯之邦未嘗忘情焉凡以重本也夫人之情既不能無思思而不能遂見得見其似者可矣此圖畫咏歌之設古人之所為不廢者與是故輞川以摩詰之丹青平泉以文饒之手筆彼皆百世傳也而況于今乎林君德潤鄞産也來教於吾海邑居常為重本之思其鄉士郁古淡為作新江十景圖以慰之十景者何曰梁山伯祠曰石將軍廟曰高街義塚

者古也曰龍潭穰禬者功也曰葉菴齋鼓曰寶慶晨鐘曰夾塘觀漲曰新渡横舟曰吾港秋月曰百丈春波者勝也士大夫聞之各因題賦詩焉浸成巨卷而授予序按新江在鄞城之西十里許而所謂十景者相望於三四里中於德潤之居環而列焉德潤當鳴鐸授經之餘每一展玩按圖咏詩則水木桑梓之念勃然以興化日致位顯融所到益遠相與提携之久又有今昔之感而益思所以為鄉邦重者不必親到其地而凡杖屨之往

來童子之遊釣者已歷歷在目不自知其身之為客也是卷何可少哉凡有事四方者可以法矣

贈翁憲副存道自松赴浙序

松天下之雄郡也朝廷必擇士大夫之賢且才者守之士大夫之得守松者亦以賢且才自待是故松治常天下之最也而守輙遷及夫遷而去也民各因其治思焉其民之雍然以長也其治和其民之穆然以深也其治肅其民之驩然以固也其治惠其民之秩然以婉也其

治文其民之儼然若有慕也廓然若自失也其治寛以仁君子率於是乎有考焉湖陽翁侯存道以名御史出守松不及三年遷為浙江按察使副其去也民思焉所謂雍然長者穆然深者藹然固者秩然婉者實兼之而儼然若慕廓然若失者尤甚葢侯之治以寛為之本是宜繫民之思推郡莆陽李君與侯雅知善來攝海事率其屬役往送焉葢從民之思也而謂深宜序昔侯為御史時余初登朝從班行末望而偉之廉問焉曰翁御史

辱從朝士游稱有風裁者亦曰翁御史又間與湖襄之士游數能按者亦曰翁御史閩之士從旁首肯焉又曰是嘗治吾興化者固宜然侯所到皆有聲去皆見思若是然則自松而遷浙又自浙而遷而去也其民有弗思者乎其士大夫有弗交譽者乎夫浙亦天下之雄藩也將於異日乎有考焉前松守宜春劉侯今為其布政左使劉侯之治尚嚴翁侯往以寛濟之其有合乎兩松守並時俱蒞於浙又皆賢也藩臬兼資政刑相弼浙不謂

得人矣乎故得牽連書以為浙之士民賀

壽汪思雲室佘孺人七袠序

大江迤南山川雄麗甲宇内而生人稱馬多偉丈夫奇男子隱顯不常而常可稱述蓋自古然我朝涵養休息幾二百年宛然周南之風化微歟又江南之上游也山益高俗益美氣益完固蓋不獨男德為賢而又有女德焉汪生尚庠歙産也遊上海以母壽請為祝曰吾母佘孺人今年以八月廿又四日登七十尚庠謀捧觴歸敢

以聞孺人思雲居士汪處全之配也予聞其賢舊矣尚庠雖無請予當有詞況請之勤乎予乃進尚庠而告之曰家之興以婦子之賢以母夫之相以妻汝知之乎汝父思雲與予交三十年矣雅懷貞操挾高貲游江湖間求一世豪傑士與之上下其意氣重義尚禮無世俗齷覆之態殆以商隱者與然什九在外而家門之政自孺人一身當之思雲三十未有嗣孺人每語之曰吾無以侍君汪之大事未遂君寧獨我望與遠近良家子求可

得也胡為栖栖若是儉乎思雲感其意為置側室已而孺人即舉三男而側室繼出三男人以為賢淑之報焉六男繞膝孺人撫之如一產暨長一一為婚娶恒誨之曰爾父不得已業商爾輩各宜以經學光汪氏吾願也於是二子遂以邑庠士遊太學聲名藉藉起鄉人榮之行將以科第顯有日矣孺人之教澤及汪氏者何如也且夫梁鴻之譽賴孟德曜而益彰范滂者學行則自其母成之若孺人者宜於家緐於嗣善於室所謂令妻壽

母非耶雖然壽亦多端矣蓋自五十之艾以至於期頤均之謂壽而七十則人稱之為稀年若孺人之賢亦世之所希有也夫以希有之德而享希年之壽此固天道之所厚庇而陰隲焉者也尚庠歸以予言為孺人壽觴侑孺人倚几聽之亦必喜而悅既喜且悅則心日樂而氣日充矣由是而底期頤可俟也尚庠乃再拜請書遂書為壽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續集卷十

明 陸深 撰

記四首

小沼記

劉子奇進窽地為沼於庭庭方廣不踰尋丈沼居其半側足行庭中衣前後裾常欲涉沼波是故曰小沼京師地高燥水泉雖曠野皆難得况城市乎必欲置諸家庭

間雖小亦難也初劉子作沼課僕汲井輸水日不足既而時雨適至沼遂溢因甃以磚而水始渟涵僅乃一泓蒔藕其中浮以蘋藻於是沼成陸子淵過而翫之俯見眉髮歷歷可數蘋若壓淤而藻若緯波者徜徉終日不忍去劉子遂命觴於沼上子淵賞其奇顧而問曰夫見不足者羨有餘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見至足也子楚人也而家於洞庭夫洞庭天下之觀也浩渺瀰漫千里一望者嬰而習之見而狎之矣又奚羨此一勺為哉

劉子仰而笑俯而歎曰夫亦各適其適耳吾固不知洞庭之為大而兹沼之為小也鳥適於木非必皆鄧林獸適於陸非必皆鉅野是故水一也余誠生長洞庭之上見敗舟没人而洞庭之害者衆矣而吾兹沼幸不至是且一物同適而安危異焉吾未能相易也子淵聞之曰近於理作小沼記正德二年三月六日

塊菴記

吳江東陸生以塊名菴夫苟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

所好木之朽析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况其尊者乎獨愧何好賕之愧然而已人無知愚賢不肖授之愧皆弗欲生自少日放言高論希大慕遠已不見好于其鄉既學文辭脫棄時尚求世之所不好者為之反而行古人之道正其本責其末斥其浮崇於實人皆望望焉其去之也不有類于愧故得以愧自居雖然愧也者積而至于尋丈放于頃畒之外皆愧之為也滋稼穡養百物出其力以利于世及其至也諸侯藉

是以為社稷天子因之曰有天下璁之德生恐其弗勝也敢記于壁癸亥之歲日長至自為文云

遺橘軒記

金橘橘類也其大如彈小者如豆其味酸其木扶疎其實純黃可以實賔豆或以之漬密香美可久江南園圃多有之或以為庭實秋冬時纍纍隱映可觀而蕪之洞庭擅厚利焉一名金柑昔人所咏分金者是殆其一種與弘治末江南連歲大寒河氷盈尺凡物之附熱者輙

死柑橘無遺雖洞庭百年之植皆盡往往㒺人之所厭飫者顧取給與他方余家西堂庭中一樹先大父手植也可五六十載輪囷盤屈有奇觀焉正徳戊辰余以憂還家林木變衰花竹蕪萎而是橘也獨以其蔽於屋一角尚在方其盛時園圃聮榮美實克牣奚獨顧此一旦經變之餘人方幸其無恙而加愛焉豈知向日之所蓬藋而蒿艾之者亦是物也哉夫事有時貴物有託存此類非耶遂作小軒臨之除去穢壌疏剔條幹其僵涷未凋

之色與余衰毀僅存之形又相當也因題其楣曰遺橘

且用比之於桑梓云己巳二月朔日記

鶴沙家慶圖記

雲間山水自西來結滄海東匯其最勝地曰鶴沙晉華亭侯別業也因得名最古其地最著姓曰談蓋自司空公而後益繁焉談氏之子弟其最佳者余皆獲與之交焉曰舜年者與同筆硯攻進士業最相友善舜年之兄曰舜耕與同場屋角藝俱敗去因而相知於是以文義

下上者十年於茲矣最久雖然余未獲升談氏之堂而於其昆季羣從猶未數數然也竊意必有仁厚壽考之人與文章博雅之士相稱以當茲地之勝正德丁巳余自史局東歸談茂才曰竇之者謁余東江手持一圖曰家慶者再拜言曰竇之家翁杞石先生與家夫人金令年並登五十六月八日誕辰也兩從父東石西石先生繪此圖為壽先生從父之知巳也而家翁之順交焉者也敢以文請挹其容煦然而敬恭也聽其言粹然而辯

也課其進退䕫䕫若有承而出之也余甚異之廼進自賓階與之坐而諸焉柘石先生者名某字舜錫舜年之最長兄也以行誼聞昔人稱王謝子弟靡不佳者其故家流風致然今夫以舜耕舜年者為之弟而有賓之者為之子又故家焉其人何如也余所謂仁厚壽考者其斯人與余聞談氏受石華洞庭之祕發靈壁之藏環居而山焉巉巖峭巁類海上三山之為而奇峯幽洞足以供瞻眺入詠歌雲霞縹緲之中時有騄鸞鴐鸖者彷彿

來馬於是舜錫稱杞石舜耕稱東石舜年稱西石夫山氣之融結者也其德靜若君子之廉介而有恒者也故孔子曰仁者樂山繼之曰仁者壽以類從也夫居山山聖人尚因其情以占其效之必至而況嗜石之篤如杞石之為其效又何如也又況厚之以耆舊之風行之以詩書之澤者然則今之五十慶之所由始也他日將膺國慶天子且致慶顧少溪馬豈特家云乎哉雖然舜耕舜年之繪圖者弟也實之之乞言者孝也皆不可以

不記

跋 三首

跋世壽堂卷

夫金玉之純固也山嶽之静常也松栢之貞茂也物且然耳若周氏之世壽固有本哉深竊論周義翁之壽足以繫興亡之故為不徒矣三代而下惟宋失天下最長久惟元興最為艱難宋自一汴二杭三閩四廣卒於崖山一舟而元自朔漠滅國五十以及夏及金及宋盖國

家之廢興事變多端日月逾邁而翁以大年生於宋長於元鄉飲於明何其奇也六世孫震以名進士筮仕鄱陽令嚮往未艾是能以其道壽人而益以昌翁之世者又不徒為壽而已矣震其懋之哉深乃於鄱陽觀是卷而書之翁生於宋景定之五年鄉飲禮行於皇明洪武之五年卒於鄉飲後之六年震生於成化之五年舉進士於正德之六年深書于七年寔震令鄱陽之明年也

跋鄭文峯所藏劉松年赤壁圖

右赤壁圖宋劉松年所畫按赤壁之勝具於蘓子二賦一時景物復具於此圖當是一幅今釐而為二為鄭司徒文峯先生所藏予家有鮮于伯機行書後賦因舉而歸之文峯遂裝成一卷相與賞歎以為物必有合固龍劒也予謂合不合無足論惟物之得其所托似非偶然者文峯高雅所至有江山之助以為廊廟之儲竹頭木屑猶在所錄况圖書也哉雖然黄州赤壁托東坡以傳樊口赤壁亦傳自曹瞞之攻戰後世忠憤之士多倖周

瑜之有功至雪堂留滯皆以為舒亶李定輩承附時宰故江漢間兩赤壁各繫漢宋之事覽斯圖也千載之真是非定矣此卷胡可少哉文峯其寶之

跋定武蘭亭卷

昭陵永閟千年蹟定武猶存幾樣碑今人間定武又閟不可見矣世遠則同歸朽滅何物不爾金石為傳世之器果足盡情耶近時稧帖稱汴中者絶佳予金陵購得此卷紙墨又佳蓋數十年前物也又安知後之人不與

歎於此耶

書 二十四首

與董中岡二首

忝諗榮還即欲趨侍以迷夙懷顧多病多事然此心南嚮已久令姪至知已弄璋是足以當二品官千鍾祿矣他尚何足介帶時下春和倘能一日深當作侶以搜奇選勝於茂林修竹之間浮世得喪不過夢幻想高雅之懷自有妙悟非深所能助也如何如何

深登堂展謁無日不勤比緣舊痾殘暑遂負中秋之約方懷慚悚忽奉手書情誼藹然措躬惕若少伺扁舟南浦敬下陳榻也再承全篇累幅明珠良玉令人把玩不釋手勉為效顰蹇澁難繼容更請教所示紫岡之卜敬如尊命無不可者玆草草具目以上俟議定以原契去也但孤姪在縗絰之中圖襄大事意望今歲之祖尚煩執事者指揮爾如何如何委曲事宜悉告來使幸扣之倘有示不吝別紙病暑憒憒裁荅不謹

與郁直齋七首

唐橋舟次奉違教範忽復經歲瞻仰惟勤想公愛我當不異此懷恭審道候清嘉為慰往時梁上蹤跡得伏法否近聞崇明之警天下事養亂釀禍率皆有漸故園薪木何嘗一日不在念也潛消鎮定屬望要途亦恃有卧龍長嘯如何如何深處此隨分供職頗作谿山之行遇會意處亦復忘勸第若目疾殊不快暢何當數追左右以助麈尾耶舍姪相自武當登廬阜東還扣之或有奇

事也遥計壽筵宏開必隨賀賓上巨觥致頌餘惟台亮

相姪還曾具啟達伏諗台慈萬福為慰今歲夏熱殊酷

適以事過江州南康乃在廬山之麓番湖之陽避却秋

來兼攝湖東茲將上懐玉盤桓上清宫以尋神仙之窟

宅樓船已次龍津便中特以奉報世間齷齪齷齪事已

付之度外王法公道吾静以俟之儻不遇亦已矣自古

至今士之不遇者何限也往歲甞告執事欲求故鄉一

塊安樂土恐亦未便可得也奈何奈何餘非面莫盡近

見鄉録四五處文氣皆和平世道豈將復耶跋予望之

餘不盡

昨承惠古紙感感詩帖跋字尤雋永荷荷作詩一事古人論之詳矣要先認門庭乃運機軸須發之性情寫乎胷次然後體裁格律辯焉方今詩人輩出極一代之盛大抵古宗選律宗杜可謂門庭正機軸工矣惜乎過於摹擬頗傷骨氣昔宋時有優人誚館閣者衣破碎之服揚言於衆曰我李義山也為三館諸公牽撦至此今日

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擔盡矣惟直翁可免此聊為道之

幸見教一二至望至望小兒近日又作得經義五篇皆

朋儕中擬題奉為令孫與黄生一日同作為教兼煩老

手細批各篇後乃見推愛若徒以好語復之非所望也

至禱至禱

甞聞前輩言今世無文章但有減字換字法耳不意衰

老及見之吾夫子稱堯舜之德業以為煥乎其有文章

文章一也無古今之異有此等文章則有此等事功大

可憂也豈可亦尋行數墨間為小事哉恨吾菲薄且病惟有感歎與退避而已若主盟斯文一變至道不得不有望於當世之大人君子吾直翁豈可多讓哉偶得瑣綴録在几奉去雖未敢據以為準則有多少朴質前輩尚可想也幸教示

深此行匆匆寔多懷畏辱拳拳教愛臨發遠餞尤深銘刻叨庇歲暮履任隨分供職所幸寮宷多故舊隷有湖山之勝但覺興味迴别老態殘生固應爾耶柰何柰何

近小兒南來念欲從二三名士游以廣見聞此又舐犢之常顧辱憐愛惠之好言此意尤難忘也謝謝所要明經士想為令孫輩師模須校選奉報亮之亮之時下春明伏惟尊候多福吟嘯為樂浦上園亭花竹當漸佳恐耆舊赴召未得具饗也不盡

昨承枉顧欵語領教益多故舊凋謝景入桑榆雖日日得此猶為不足又何暇知身外事耶僦廬頼庇落成後即讀書教子自可為局中末著矣此意訛事或能亮之

適得京中七月廿四日書報晉溪公此時尚未有凶兆荆山真孟浪也白川南轉恐亦未為的實知之兩生文卷納去此如上路人取道不謬矣但要脚頭不住京洛可到也無事他求陰雨愁人聊此不具

聞公種樹且將架石令人欣然便有山林之趣深適東渡故園竹木森秀果實叢生摘取數顆奉消南行詩渴此事即爭三五年有實受用矣連日齋居清晏海叟集亮入品藻如之何此老詩有氣骨往時年少喜方人嘗

以為高過吳中四傑人多不服惟王文恪公以為然追念長安詩杜中品評編校將三十載而獻吉仲默俱已下世為之慨歎此老別有全集俟著眼後更須裁訂商量也

與戴子孝一首

別去懷仰殊若不識何日是君故鄉團圞之會途中亦復無恙否深叨遠庇客居粗安但覺與世齟齬耳思與君孤舟漫遊高樓劇話處恍然一夢而都事不如意然

後服君之練達而始悟㒒之迂狂也無柰賦性頑鈍雖
蹶而不悔近得秘法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
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瞻望千里何緣得與君
極論耶所留卷尚未寫得緣釋褐後即有入館事繼之
國哀勿勿容徐圖之故鄉知契見間即望致意便風附
問指不多及

與唐竹溪一首

昨者問俗亭餞送高情雅愛無任感刻別來逐次賤累

輩叨庇俱安將抵灣下忽蒙恩命孤遠之蹤辱聖主特達之知出自望外顧菲劣無以報稱為懼入朝躬謝皆幸成禮五月望後已到任屢蒙宣賜品物絡繹在道近拜侍經筵之命寵光恩禮遂與卿輔畧等榮感之餘惟增慙懼忽忽月餘未間報謝乃辱遠使多儀豈勝慰浣

與顧東川表弟二首

自灣中分首南路備經憂恐出閘河始就順境舟次幸不熱士大夫頗多慰藉甚適至六月六日始抵家暑濕

煩毒又耳聞目見者豈魑魅之區耶鄙之不忍笑之不可欲泣而道之不能雖一日不得安處又吾弟日望不還正如芒刺了却揖兒婚禮又候過半月遂南來不知吾弟是何日到家為何事留滯乃爾自杭州尚望追及也七叔以八十之年率諸子弟輩為湖山之遊却又是一段奇事七月廿三日遂汎錢塘一路溪山如畫風水兩便兒輩遊嬉鵠鵠頓忘旅懷八月初渡嶺皆安好入武夷過却生朝極登臨躋攀之樂形容不能盡有一二

門生追伴四五日窮九曲尤奇勝此處郤寛廣有田成段落源頭活水分渠而浸時正見秋黄之際至此雖描畫亦不能盡矣鱗魚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以過此廿一日上任廨舍皆寛敞後有高丘園亭流泉繞階除入厨中時時拄杖登髙谿山皆入几席府治中風俗甚佳豈羅仲素李愿中之遺化未泯士夫只有三四家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吾弟能飄然一來可商量也人還附此不盡

深再拜九月十九日往謁羅豫章先生祠堂山行去來計五十餘里還見張禎者得手書始知北歸慰喜無量此處一一皆有北信不過四十日世態反覆若此深之南來殆有天幸耶簿書簡稀溪山佳勝且風俗淳朴真可以忘老矣揖兒學業日有進益比之京師大不同早晚與之論道理講學問殊不落莫古稱忠義之人是處便有山川鬼神呵護此理不可誣但所謂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且須受之不必校不必校今年故鄉歲事如何

吾弟得暇扁舟南來儘有奇趣也跂望跂望鄭侍御被劾可念近日有信要作乃翁墓碑别有數處請文乃苦事苦事餘乘便再啓

與董子元二首

山亭舊遊殊動世契之感故不能久留廻舟遂抱病甚苦不意發奇石相贈益令人悵然慚愧與頌謝交勝也柰何柰何衰老之人復蒙璽書臨門誼當趨命松城得握手尤望尤望臨川集脱落當覓一全本奉覩官箋三

寫去舊稿承命也

昨承顧兼小兒承教無任感慰所留紙寫去途中寄白巖先生二詩以吾子元有通家世契爾能和至尤望尤望聞收蓄本朝先達紀載甚多乞一一目出寫至與寒家所有者比勘之如何如何張月鹿云祝枝山所著蘸材小纂在文府亦望發來一目山居卧病殊苦春寒有文話商量不識扁舟肯北下否拂榻以俟

奉宗溥從兄七首

西門別後在途備嘗辛苦幸不落入賊手道路之難未有甚於此時者言之可懼六月初冒暑入城供職七月間乞恩得給賜勅命二軸但念先母平生受盡勤勞竟不能少俟為恨涕淚如何弟宦況如故京師風土頗相宜無恙報此足矣秋成不知如何山東北直隸盜賊猖獗此有大氣運無可柰何郁希正還便時在閣下看教職卷聊此古人云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不知此書何日到也餘萬萬不能盡

自十月五日八郎死後若痛萬狀此兒聰慧過人今既
殀死後事可知矣往時雖屢遭此但今氣血已衰尤覺
難忍幸九郎得好室人漸健客中聊爾遣日天道遠未
可測觀之國事家事人事意欲求退此計已決少俟機
會下手耳主上務明察而英武獨斷為臣子者精白承
休之不暇甚為可愧可懼也王世明房宅欲交易若果
成為歸老之策亦是鳩居鵲巢省後來費力且恐浦東
不是安居也幸斟酌兩月來心事憒憒百念灰冷聞宗

潤兄病已全愈但澄之兄尚未脫體不知近來如何吾一輩兄弟數年來衰謝若此豈是不肖以冐寵榮為天所厭或是不能積善隱惡所致也可懼可懼大伯七叔處皆不敢報書俱煩吾兄奉慰一一張約齋先生處望申悃愁腸病骨不能盡述

去歲一冬不得家中消息極為想望深居京邸及如常近日聖駕東還例霑金織賜衣紅青二品寒暖三時但虎彪花緣似借武階得為便服皆出制命也榮懼兼之

約齋先生或能備道時事當就問其詳歲暮有書止家屬之行所慮道路饑荒風波不測若夏麥有收可作行計伏望自老父而下慰安之向承示及前程一事曾與約齋先生細議高下前卻之間吾兄惟意所安者深當量力處之更望裁示老父今歲八十有一恨不能遂戲綵之歡兩小兒或能作嬰兒真態也與言及此不勝神魂飛越惟吾兄體之念之

比承手教不任感激賤累輩極荷周旋北來遂次亦安

穩於容居甚為團圞但南望老親不覺涕泗之交下也此情柰何顧門户事大聊復隱忍於此以有所待南來守官粗遣近方謝印上下之情不至枘鑿而抗顏任怨勢須久而後定也大比在邇吾兄沉鬱已久理宜大發秋風消息已為洗耳歲暮擬對床於長安矣小考聞已過尚未有的信今歲方在例頭恐取人之路太窄入簾免至冬烘亦一便也

新年來不得家信又聞家小北來心甚擬望二月壽筵

不得預如負芒刺此時正在禮闈校閱將定辱二王考
先生許壽以文而同事諸公俱作壽歌都練俞國昌題
曰禮闈遥祝將成大軸寄歸弟因居家間久茲來供事
誓竭公誠但過勞病作僅能畢事今歲場中主於崇雅
黜浮貴理學變文體而一時負名之士或不在選所得
皆實才也舒芬王正宗二卷皆本房奇作舒以經學勝
王以後場勝後舒遂大魁天下頗愜輿論今特寄二子
卷併場中批語試細觀之或出與鄉中諸後進一看可

以思齊他尚有佳作因人事不能盡録陸續可寄也蘄公竟以物議去國真可惜矣

比日家人至得書兼知吾兄所以拳拳為弟之情百凡加意何敢忘何敢忘弟自入冬以來病勢漸去十月初間議有南司業之行便欲欣然承之復有留行者近又有司禮監教書之命生徒幾三百人皆權貴難制馭而抵授問難極為勞攘五日一往徒步十里似非病後所可堪也柰獨客萬里懷老念幼無時少忘屢欲為退休

計顧家門事大未敢輕為自便如何如何京中時事人心安堵天命祖德宜若無事但聖駕一還則無復他慮矣朝士間有送家屬還兼引疾去者亦各行其所見耳弟之家屬勢須一來舟可用自雇府縣中決不可干玆雖有書特致問訊此事不欲與之言也臨行事宜更望斟酌或決之龜卜耳十二月初還遣一信來為行止承示宗澤兄葬事如此亦可其間委曲吾兄自為善處古人所云忍之一字或可行之大抵此人倫之變也吾兄

出處事弟亦謀之俟有便委曲當別陳

京中事體委曲約齋先生必能道之約齋行後兩日而司業之命方下目今移居到任俱已定疊叨祖宗厚廕與夙承訓誨厠大臣之末需侍從之榮所得不為不多矣自度任益重而官益冷夫任重則人之責我者益備官冷則我之副人者甚微能不重為戒懼此言惟吾兄知之審之思老念幼之心無日不切秖恐南都卒難得耳柰何柰何春初家屬權且北來乘機旋處之不敢不

安於命也

與徐伯臣二首

卧病索居思一見故人而不可得如長谷尤難為懷不知新凉可期否向許寄邵復孺先生詞稿近亦收得一二種手筆即當奉覽前輩盛美付之落莫庸非後死者之責耶臂病將廢衰殘可憐適示銅物當為漢器是天禄辟邪之類制作甚佳惜斷其尾爾餘候面悉

遠諗道候清吉仁政展布念昔遊佳勝恍然身在海山

奥區顧老矣為之悵望不能已已昨自望日扁舟出行田舍迤邐至青龍江上舊置竹林池塘結數椽于上九峯當前歷歷在目其右枕白鶴江吳淞抱之而東因榜其門曰歸從紫閤黄扉裏住向青龍白鶴間頗憶長谷不得相與指點之然鵬摶鷃笑固物理不齊爾臨啟作報忽漫及此一笑一笑